

庸庵文編

庸庵文編卷四

無錫薛福成叔耘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丙子

咸豐同治之間。科爾沁忠親王視師山東。初戰不利。久之。始削平教黨及諸土寇。乘勝南征。擒張洛行於宿州。殲苗沛霖於下蔡。淮潁以北。揭竿烏合之徒。掃刮無遺。種威聲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撚寇於光黃汝鄧之間。多山谷沮洳。騎不得騁。累中賊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等。王益憤。日夜遶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爨畢。士皆橐糗糒。王手一鞭上。

馬焱馳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賊十餘萬夾水而軍賊久怖追軍無所掠食步賊足皆腫裂不能行會薄暮未測我軍虛實頗就撫總兵陳國瑞爲之關說已有成言矣賊先遣二渠來謁王王見賊渠怒甚語未半趣命斫之賊眾大驚皆散走進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賊皆重趼羸餓環寒暑不能休息勢且俱踣賊揚言王少寬我卽降同治四年夏四月己丑王督陳國瑞郭寶昌成保何建鰲等軍與賊戰於曹南敗退入空堡賊圍之數重且欲掘長濠以困之官軍糧草俱乏逮夜洶洶欲潰諸將咸啟王請突圍出不許固

請乃許之。王部分諸將，自與成保馬隊俱使降賊。桂三率數百騎爲前驅。王飲酒至醉，上馬，馬踉逸不肯行，乃易馬以出。時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異志。旣出堡，卽反走，突衝我軍。賊乘之，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餘軍與賊不相辨識。長驅並驚於昏黑中，遲明見道旁小圩，收隊入保。不知王所在。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紅頂，揚揚過圩去。官軍望見，慟哭曰：「嘻，吾王死矣。」比賊去，跡至麥塍中，見王已遇害，身受數傷，旁一僮同死焉。乃以騎載王尸，告有司歛之。總兵何建鰲、內閣學士全順皆死於陣。王前後督師逾十載，斥

私財數十百萬以充軍實。自恆齡舒通額戰沒。常懷必死之志。性友愛。王弟至營。與同寢處。將別。忽引上坐。拜之。告無生還意。戒善事太妃。卒無他語。王子來省王中塗。有司館之。王子固辭。未能卻。王聞大怒。將殺之。僚屬爲請。猶罰跪良久。且役以勞賤事。困苦之。王每安營。定展馬鞍帳外。獨坐飲酒。一卒奏炙肉於前。諸騎卒環而乞肉。王徧啖以片脯。乞者踵至。至盡一蒸豚。日以爲常。王薨之夕。京師中皆聞怪風自南起。鬼聲數千啁啾隨之。須臾向北去。蓋忠靈不泯云。

黎純齋云。摹寫生色。有啁啾叱咤之氣。是從項羽本

紀後段脫胎者

敘益陽胡文忠公御將 戊寅

咸豐之世，粵寇倣擾益陽。胡文忠公治湖北七年，威名滿天下，環東南萬里被賊之區，其民喁喁相告，皆曰：胡公援我，以余所聞。凡公所以察吏理財、養民睦鄰之具，罔不精絕。一時然公所以能指揮羣英而爲天下雄者，其御將之略尤超軼古今云。初，公以道員募鄉兵擊賊，隸曾文正公部下，追賊至江西。文正密薦公，才可大用。俾率師還援湖北，旋拜巡撫之。

命公初起，角巨寇，軍弱連戰不利，潰而復集者數矣。會羅忠節公澤南以湖北上游地，不可不爭，請於曾公，引

所部三千人由江西轉戰而前連拔數城薄武昌而壘
朝命聽公節制羅公故以名儒講學學者所稱羅山先
生者也曾公初練鄉兵招之出楚軍規制皆所手定門
弟子多崛起爲名將當是時羅公以甯紹台道赴援湖
北公一見執弟子禮甚恭雖與僚屬語必稱羅山先生
事無鉅細諮而後行詢其軍將吏之勇怯材鄙而擢汰
之羅公亦稍稍分其衆隸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盡傳
楚軍規制變弱爲強自此始羅公力攻武昌被重創三
日薨公哭之慟以女弟妻羅公長子舉其裨將李忠武
公續賓代領其軍勇毅公續宜佐之二李者故羅公高

第弟子沈毅多大略。公以昆弟遇之。而漸增其餉。俾益募兵。遂克武昌。盡收湖北諸郡邑。悉銳攻九江。將沿江以瞞金陵。時李公父母皆篤老。方事之殷。以不能歸省爲憾。公爲迎養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發書慰三李。二李皆感激。願盡死力。忠武旣克九江。鼓行而東。師銳甚。會援賊大至。戰沒廬江三河鎮。公方奉太夫人諱有

旨。百日後起視事。公具疏懇辭。忽聞忠武死綏。遂投袂起。以大事屬勇毅公。俾鳩潰散。修守備。弔死療傷。期年而後用之。且謂之曰。迪庵自任滅賊而賁志長。瞑吾誓。

爲竟前功以報死友於地下當與吾弟勉之迪庵者忠武公字也勇毅於是日夜訓厲其衆衆益奮南解寶慶之圍北奠淮西地大敗悍賊陳玉成之衆於挂車嶺賊再竄湖北再平之勳望隆然不數年超擢安徽巡撫先是從曾公起兵者羅公李公皆以陸師稱疆其專領水師則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功名與羅李相上下羅李旣皆爲公用而水師諸將亦奉曾公命先後援鄂分布江漢間當是時兵將駢集客主牴牾往往違言公似心調和泯其異同具餉必豐獎薦愈隆務揚善表功以聯諸客將諸客將皆親附公與曾公等曾公久駐江西不憚

吏事權輕餉絀良將少勢益孤列郡多陷者公名位既與曾公並且握兵餉權所以事曾公彌謹饋餽源源不絕湖北旣清乃遣諸將還江西受曾公節度軍勢復大振曾公素有知人鑒所識拔多賢俊公常從問士大夫賢否聞曾公有一言之獎輒百方羅致推轂惟恐不盡力或畀以軍寄致大用是時公所擢任於儔人中者又有忠勇公多隆阿今一等子提督鮑公超多公性頗忤而老於兵事饒智勇鮑公後起以驍果克敵功尤多二人不相下公因激勵而兩用之謂多公曰鮑超蠢悍非兵家所貴賴吾子庇蔭以有今日超之功皆子之功也

幸始終左右之。謂鮑公曰：多公言，汝勇而無謀，汝能奮功名，無蹉跌，則可以間執人口矣。勉之。二郿河之戰，賊來益衆，超將退矣。公遣騎馳書告曰：寇深矣，如林翼輩，生死無足重輕。君威名蓋世，宜自重。盍少退，超益疾鬪，遂大捷。公知多鮑，二人皆好勝，各予卒萬人，當一面。二人爭以戰功相掩，勳伐皆爲天下最。湖北當四戰之衝，爲賊必爭地，備多力分。公乃整權政，通蜀鹽，改漕章，每月得餉金四十萬兩，養兵五六萬人，驅除羣寇。又謂守疆當戰於境外，分兵援江西，援湖南，援安徽，河南、浙江未嘗不以天下大局爲兢兢，而天下之求將才者亦不

之他省而之湖北。一時以善戰名者。若都興、阿舒、保劉、騰鴻、蕭翰慶。皆公麾下之選也。公量能授事。體其隱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數千里外。輒饋資用。問遺其父母。珍裘良藥。使歲月至。公嘗言。天下無不可造之才。惟汨於仕宦。與綠營舊習者。皆屏勿進。其人忠樸。有志節。雖無巨績。掄獎必逾其量。或選與貪冒。不事事。敗軍政。罰亦不少貸。以是人咸感其遇。而服其公。莫不樂爲之用。昔李勇毅公嘗告曾公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無權術。公答之曰。胡公非無權術。而待吾子昆季。則純出至誠。勇毅笑應曰。然。雖非至誠。吾猶將爲盡力以滅。

此賊也是時將帥同心如此故卒有成功云

季懷弟云綱領燦舉聲暢色懋與荆川敘沈希儀事
相彷彿知其得力於史漢深矣

書過善人事 已取

嘉慶十九年淮南州縣旱饑含山濱江之鄉有銅城閘鎮者歲比有秋鄰縣饑民扶老縶幼就食者數千人鄉人大驚爲闔戶罷市自門隙眈之衆無所得食益洶洶處士過實圃先生恐有變亟出慰之曰諸君饑求食當謀所以食爾請與諸父老議之明日集里中好善者富出財貧輸力自倡巨貲綢繆經紀張席隙地以居之老羸婦孺計口賦食傭其壯者於四鄉農戶俾自食其力寒有襦病有藥歿有棺孕且育者厚賙之給以曠壤課蒔蔬菜儲水具警火災其冬山鄉得雨遣丁壯以所得

傭值歸而種麥。麥熟，乃各挈婦子歸，歡聲徹衢巷。呼曰：「善人善人，由是四方至者，皆知有過善人云。」余同年友竹潭孝廉，先生孫也。光緒五年正月，竹潭手一冊請余書其事。且述先生訓曰：「吾家僅萬金產，以賑饑耗其半。次年歲大穰，糶穀獲倍徙利，遂復其初。人何憚而不爲善哉？」余謂此先生勉子孫爲善之言耳。若豫存獲報之心，則計較得失，必不能破產以求仁，卽勉爲之而報非可必得。將遂不振人之急乎？彼其時但以活人爲心耳。雖盡耗其產何慮？惟然故仁術無不周，而澤之被人者宏。卒受天祐，其產可復，而其後必昌，報施之理然也。嗟

夫方饑民索食洶洶人以引避爲智相率閉拒則彼計無復之勢將剽斂一鄉被其患而過氏無獨全之理先生挺然以一身肩其任弭變之智與卹難之仁兼至究亦無損於其家故知存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失去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得通是義也雖任天下事可也過先生諱華字曙初號實圃他行多可述者非大誼所存故不著

書遊擊過君殉難事 己卯

過君名勝祥。含山人。以布衣從軍。積功至遊擊。咸豐十年。粵賊縱橫皖南諸郡。君以偏裨從副將朱威肅。公景山駐軍甯國之北四十里。曰竹塘。以禦賊。連戰皆捷。旣而諸營稍稍潰陷。八月乙酉。君與主將皆力戰死。越三日。郡城大營亦陷。提督周忠壯公天受死之。其後七八年。君旣得

優卹。贈雲騎尉世職。又十餘年。君之族人竹潭孝廉。語余謀所以傳後者。余爲書而論之曰。曩者大軍覆於金陵。賊得勢益逞。東徇吳越故地。傳於海。迭縱悍黨西犯。

鏖戰江淮五嶺彭蠡之間列城陷者數百蓋臣烈士良將賢吏挺義蹈忠斷脰決腹而一腹不視者何可勝數然或全軍淪陷而聞見無徵姓名俱湮或已蒙褒錄而事蹟不顯著雖欲闡揚無由蓋有可傳之實而不傳者多矣匪直此也居今日而溯千百年之前又上溯之至於無垠其間勁節偉烈可傳而不傳者何限卽幸而假靈於文以永其傳而文亦久而必敝然則自達者視之古今直須與耳傳不傳又何足道哉而况余之文不足以傳君哉雖然忠義之士蹈死不慄彼何嘗有毫末計名之心天地之所以莫日月之所以明江河之所以流

皆賴此正氣之與爲維持是則千古勁節偉烈雖或傳或不傳謂之至今存可也過君之事幸未沈湮余特稍誌崖略以例其餘亦以慰竹潭之志云

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井序

辛巳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啟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摭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

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貽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爲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僞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僞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

如左右手。妻以女甥高氏。今尙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江南大舉來援。累爲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爲犄角。公私忖圖賊數年。迄未得間。今其時矣。遂以其衆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懼。膊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衆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衆殲焉。曾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旣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

凡三卻悍賊而公之功爲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
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
增募其衆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
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爭要害稍翦城外賊壘
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
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
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無錫
境上喪其衆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
督軍破婁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盡奪蠡口
黃埭澪墅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傳城賊衆兇懼是時秀

成之黨惟僞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猶致死自
僞納王郃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鄭國魁與雲官有
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爲介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
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
公與雲官等約爲兄弟俾斬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
於秀成請圖紹洸公與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
相保匿愾不告必死於礮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
反正輸誠有渝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旣而秀
成察雲官等戰不力覺有變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
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洸執

手泣別曰好爲之無幾相見遂率死黨及其孥賄乘舟宵走官軍以西洋炸礮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洸召雲官等焚香設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洸遂據紹洸僞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洸首公親入城撫視精壯猶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曰僞納王邵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方畝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副將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閫門胥門盤門齊門雲官猶未薙髮公欲無許恐有變乃姑許

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謂殺降不祥恐嘉興常州賊黨聞之堅守不下公固爭之曰今賊衆能戰者十倍於我粟支五年卽令憑城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徒多殺士卒與脅從之民無爲也僇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責鬼譴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爲之某不敢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旣若此任汝爲之毋償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勸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請李公受謁公分軍守婁門且陰遣營遮其歸路李公見入人者慰勞周至漸引其從者宴於

外肅八人者設宴帳中稱有公事遽歸大營俄而礮聲
舉營門閉。婁門軍亦舉礮應之。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
從者皆不在旁欲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蒼頭卒百餘
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之曰願見撫軍惟命是聽
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爲程某所
賣公自婁門馳入雲官僞府以雲官之令召賊酋桀黠
者數百人皆誅之俾賊衆盡繳軍器賊衆皆懼伏聽命
明日李公整部入城傳令誅止其魁籍其老弱及丁壯
願歸農者資遣歸鄉里能戰者編入營伍得其貲財積
粟以贍軍蘇城大定李公由是遣軍分道攻拔常州嘉

興以蹙上下游之賊。賊備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繼恢復。論者謂不克蘇州。則金陵杭州不能遽拔。微公設計招降。則蘇城不下。下蘇城而羣酋不誅。則後事未可知。而淮軍亦不能盡銳出征。迭摧堅城也。夫始約而終背之。其事譎而不正。無以服羣酋之心。然公亦若願當其禍而設誓者。公所謂不有其躬以徇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轉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偉。而忠孝之忱。亦於是盡矣。公之進薄嘉興也。涉自浮橋。磨衆登城。死傷甚衆。城上發礮。飛鉛貫公左腦。暈絕。昇歸營。部下將士奮攻入城。遂殲賊衆。而公創甚。歸蘇。

溫詔詢公傷狀。賞賚稠疊。李公旦夕往問候。及將出視。師公猶爲李公籌軍事。流涕執別。創漸合。留敗骨爲梗。醫言不可去。公自拔之。血涌不止。傷腦及喉舌。不能食。飲遂以同治三年三月庚戌卒。將卒之數日。口中唸呶。皆蘇城降酋事。時奮拳作格鬪狀。忽瞑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疾革神瞽。以至此也。公廉於財。馭軍紀律嚴。所過肅然。目不甚知書。而行軍披覽地圖。指撝不爽銖寸。或以事怒將吏。旋覺其誤。立起自責。往謝不敏。故得人死力。每遇敵。登高望之。卽知其彊弱堅瑕。偏正分合。隨宜應之。臨機果斷。赴敵迅疾。每

爭一隘必斷賊援師絕糧道動中窾要其將略殆天授也戈登初與公爲昆弟交每戰必偕及誅降酋戈登誓公誓不相見聞其卒乃哭之乞於李公以公督戰時二長旂攜歸國爲念其爲遠人推服如此

蕭敬甫云此篇詳敘下蘇城事而克安慶事次之以其爲公奇績所在亦卽平定粵賊全局所繫也近見各書於此事或不甚詳或雖詳而未能挈其綱領無以感發人意及讀此篇吾無間然始知偉人偉事必有偉筆以達之乃可傳之不朽

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甲申

昔曾文正公奮艱屯之會躬文武之略陶鑄羣英大奠
區宇振頽起衰豪彥從風遺澤餘韻流行數世非獨其
規恢之宏濶也蓋其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恆而
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鑒爲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
一時之盛云竊計公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
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閔偉則太子太傅大學士肅
毅伯合肥李公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總理各國事務
大臣長沙郭公嵩燾筠仙郭公原籍因避家諱改書其郡下從此例兵部侍
郎巡撫陝西長沙劉公蓉霞軒雲南按察使平江李元

度次青明練則四品卿銜內閣侍讀長沙郭崑靈意城
候補道長沙何應祺鏡海武岡鄧輔綸彌之歛程桓生
尙齋主事甘晉子大直隸清河道溧陽陳鼎作梅河南
河北道奉新許振禕仙屏四品卿銜吏部員外郎嘉興
錢應溥子密候補道長洲蔣嘉棧純卿定遠凌煥曉嵐
淵雅則知和州直隸州長沙方翊元子白江蘇按察使
中江李鴻裔眉生四品卿銜刑部主事歙柯鉞筱泉候
補道黟程鴻詔伯夷候選知府陽湖方駿謨元徵江蘇
知縣澈浦向師棣伯常出使日本記名道遵義黎庶昌
純齋知冀州直隸州桐城吳汝綸摯甫右二十二人李

公功最高。公之志業。李公實繼之。郭公劉公與公交最深。所議皆天下大計。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則太子太保大學士恪靖侯長沙左公。兵部尙書衡陽彭公玉麟。雪琴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漢軍李雲麟。雨蒼。權福建布政使。護巡撫事。益陽周開錫。壽珊。候補直隸州。

贈太常寺卿雲騎尉長沙羅萱伯宜。安徽布政使權巡撫事。新建吳坤修。竹莊。甘肅甘涼道合肥李鶴章。季荃。碩德則兵部尙書總督兩江開縣李公宗義。雨亭。兵部尙書總督湖廣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總督。

東河河道南昌梅啟照、後巖。前兵部侍郎巡撫安徽、衡陽、唐訓、方義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川、陳蘭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撫山東、桂陽、陳士杰、俊臣、光祿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鳳、清才、則太僕寺卿瑞安、孫衣言、琴西、監察御史烏程、周學濬、縵雲、前知建昌府、江陰、何栻、蓮舫、候補直隸州湖口、高心夔、碧淵、雋辯、則候選道陽湖、周騰虎、韜甫、前湖南布政使、劔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撫廣東、望江、倪文蔚、豹岑、前山西冀甯道、東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左公彭、公功最高、李雲麟、聞公下士、徒步數千里、從公、皆才氣邁眾、練習兵事、而受知於公、

最先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古文則瀏陽縣學教諭巴陵吳敏樹南屏前翰林院編修南豐吳嘉賓子序候選內閣中書武昌張裕釗廉卿閱覽則前翰林院編修德清俞樾蔭甫芷江縣學訓導長沙羅汝懷研究生新城陳學受藝叔知永甯縣當塗夏燮謙甫江蘇知縣獨山莫友芝子偲舉人衡陽王開運紉秋秀水楊象濟利叔刑部郎中長沙曹耀相鏡初出使俄羅斯參贊道員武進劉翰清開生知易州直隸州陽湖趙烈文惠甫樸學則海甯州訓導嘉興錢泰吉警石知棗強縣桐城方宗誠存

之候補郎中海甯李善蘭王叔舉人江甯汪士鐸梅村
候選道石埭陳艾虎臣諸生南匯張文虎嘯山德清戴
望子高儀徵劉毓崧北山其子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
端甫寶應成蓉鏡芙卿候選知府金匱華蘅芳若汀候
選縣丞無錫徐壽雪村右二十六人吳敏樹羅汝懷吳
嘉賓名輩最先敏樹與張裕釗之文所詣皆精莫友芝
俞樾王開運李善蘭方宗誠張文虎戴望皆才高學博
著述斐然可觀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
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幹濟
則蘇松太兵備道南海馮燦光竹儒徐州兵備道欸程

國熙敬之。候選主事海甯陳方坦、小浦候選教諭宜興任伊棣香、候選知縣江甯孫文川、澄之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涇洪汝奎、琴西、候選直隸州漢陽劉世墀、彤階、候補道瀏陽李興銳、勉林、候補知府衡陽王香倬、子雲、敏瞻、則監察御史武昌何源鏡、芝、江西知縣忠州李士葵、芋仙、候補同知宣城屠楷、晉卿、候補知府富順蕭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務，剏繁應瑣，雖其用之巨細不同，亦各有所挾以表見於世。凡福成所嘗與共事，及溯所聞而未相覲，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古者州郡以上得

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雋之興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降及晚近舍實用而崇科第復爲壹切條例以束縛賢豪而登進之塗隘矣惟公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爲夷躋定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梗枏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儲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磋磨文飾其用之也則楹棟榱桷闌居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迴乾軸而變風氣也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勉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克

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衆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卽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之責者。罔不起爲時棟。聲績隆然。夫人必有駕乎天下之才。之識之量。然後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僅八年。於未及同遊者。知之不詳。然於公知人之明。與育才之心。粗有所睹矣。謹詮次公賓僚姓名。并敘其爵里。著於篇。而於所未知者。則姑闕焉。

伯兄撫屏云。此篇脫胎漢書公孫宏傳贊。品評確當。布置精嚴。驟視之。若不過撮敘人姓名爵里。細玩之。乃絕有關係之事。亦絕有關係之文。

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

乙酉

伯相遼陽文恭公官文總督湖廣時宮保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文忠才氣卓犖以一行省之力經綸天下事文恭拱手以聽遂成大功海內兩賢之然二公離合之始末議者或未之知也咸豐五六年間粵賊陷踞武昌漢陽蔓及旁郡蹂躪數千里是時文恭由荊州將軍改總督凡上游荆宜襄鄖諸郡兵事饒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進規武昌凡下游武漢黃德諸郡兵事饒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勅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

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饗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
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
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
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
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
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
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
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亟往見文
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
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

忠於是察吏籌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勸文恭盡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

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

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訐謨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旣

而文忠邁太夫人喪得

旨賞假百日營葬後卽起視師駐軍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歸文恭主持文恭聽已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湖南巡撫幕賓今侯相左公左公爲文忠同學友文忠嘗薦其才可大用者也旣被嚴劾文忠愠不言貽書曾文正公密解其獄且薦左公襄辦江南軍務文恭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不足則提用軍饟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朝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

糧臺兼運帷幄。籌往謁文忠。請問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據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爲

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若。閤公對曰。公誤矣。夫

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

聖明大公無私。剗刮畦畛。不稍歧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

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就使獲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邪。而公能復劾之邪。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顯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意。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

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於軍事。饒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卽歲捐十數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

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迂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邪？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驩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追文忠薨於位，未幾而文恭劾巡撫嚴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從此多事。其閔整富強之績，亦稍隳矣。後人於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爲美談云。

薊州景忠祠碑

辛巳

上卽位之五年有大事於

惠陵三月禮成行禮官吏部主事前河南道監察御史
皋蘭吳君行至薊州繕封密疏仰藥卒守土者遞其遺
疏吏部奏諸

朝其大略以一死泣請

懿旨豫定將來大統之歸

兩宮皇太后特命廷臣集議議旣上奉

懿旨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
能慎選元良續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

子守

祖

宗之成法示天下以無私。皇帝必能善體此意也。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卹。當是時。薊之士民。醵貲蠲地。爲君營葬。東望

惠陵。以成君志。於是衆情翕慕。薄海抃詠。穆然神愉。竦然意肅。我

先皇無子而有子。繫吳君之靈實相之。忠謨一奮。宗社獲祐。

至尊嘉悼。志遂名立。君於是爲不死矣。旣薊人復謀建

祠以祀時伯相合肥李公總督直隸疏聞於

朝報可卅陞薊州東之馬伸橋君授命地也庀材鳩工
再易寒暑七年秋舉人李汾以歲事告大府顏其祠曰
景忠並請豎碑甄敘大凡以慰薊人之誠系之以詩曰
盛清受命委社繩繩

聖以傳

聖十葉相承

穆宗晏駕前星弗炳我

皇纘緒海宇綏靖上奉

懿訓家法昭垂矧

天子聖大孝無私自古議禮異說蠶起圖之不豫慮有偏倚臣民喁喁有懷欲攄曰此大事相顧趙趙卓哉吳君摯性邁羣

惠陵襄禮鬱此孤芬返抵薊門風雨荒村五更草奏晨雞已喧以軀易仁千秋寸晷鳩甘如飴一瞑不視行類大愚誠與天通

九重感歎默鑒其忠優予褒贈國是乃定巧言佞辭孰敢熒聽昔君奮筆彈劾戎臣不憚危身而志則伸直聲四震關西之雋踰而復起晚節彌峻君之肝膽秋月同明君之志行喬嶽崢嶸薊人慕義輸金與地爲奠幽墟

爲營祀事。盤山之陽。洧水之湄。鼓鐘裸薦。於赫新祠。靈
之來兮。徘徊層巘。青霞爲導。白雲爲輦。靈之下兮。若在
戶庭。春薦谿蘩。寒菊秋馨。東職

寢宮。咫尺依護。靈旗往覲。無朝無暮。耿耿丹心。人鬼所
欽。士女瞻拜。慷慨悲吟。野叟村農。來致肝鬲。忠藹之忱。
油然而長。羣倫表式。協於大同。伐石鐫辭。昭示無窮。

贈朝議大夫知府銜揀發湖北知縣予謚武愍王

公衣冠墓表

甲戌

粵寇之難文臣以死事贈謚者餘五十人同縣王公以揀發知縣死湖北破格褒顯海內榮之縣令未受事禦寇得謚者自公始公少劬問學氣果行方授徒鄉里數十年稱述必宗宋儒嘗以文受知前巡撫林文忠公招入衙齋讀書久益歎爲古君子試於鄉連擯不遇晚乃舉道光二十九年順天鄉試教習

宗學敘勞得知縣謁選吏部適湖北行省奏闕人請以選人揀發當是時粵寇久踞金陵縱悍黨西驚力剗上

游形勝地。湖北已再陷。再復。而賊復麋至。選人皆畏沮。不欲行。循例赴部謁假。公曰。若仕必擇地。則夷囂搢危。仗節之士。不復見於今世。寇何由平。肅冠帶往聽。

旨果發湖北。或言寇已深入。道且梗。盍徐行。公挈一子。二僕。從間道疾驅。至則賊圍武昌。巡撫陶文節公方嬰城守。兵弱勢不支。官吏祈大府檄出請援兵。稍稍引去。公欲入城。益陽胡文忠公以布政使駐軍城外。惜公才。留贊戎幄事。公不可。縋城入。陶公連稱義烈男子。且曰。吾死於此職也。子無守土責。盍速出。公又不可。乃登陴助守。明日城陷。陶公殉節。黃鶴樓。公馳往哭死之。仲子。

變及三僕皆從死。時咸豐五年二月庚戌也。春秋五十有二年冬，胡公克武昌，以公父子死事狀聞。

詔優卹。

賜祭葬，贈知府銜。

國史立傳，祀昭忠祠。子燮從祀。

贈主簿銜，均授雲騎尉世職。旣而言官奏請建祠，無錫疆臣奏請建祠武昌，皆

報可。最後給事中謝增等以謚請得。

旨賜謚武愍。烏虜公未嘗一日爲守土吏，卽令聞難不亟赴赴，不遽入城，於誼未有以警公也。舊袂勃起，父子

蹈義若渴一瞑不視以激當世避危選事之風然後知公所以憂天下者爲無窮而所蓄未易測也公賢遠矣公廉於財好振人緩急家屢空事親必得歡心其後每念祿養不逮未嘗不流涕也在

宗學時人率歲六七至公獨留宿三年教諸生不勸與外兄李剛烈公福培少同學以行誼相砥礪嘗同居京邸夜深論時事慷慨罵諸將吏跳奔者皆面發赤戟手搏案譴聲震鄰舍僮僕爲之驚起其後並以知縣死節又同時得謚當世驚其不負所志云公諱恩綬字樂山祖濬本生祖浩父鼎汾皆

贈朝議大夫配楊恭人子男七宜翔繼兄後燮字理齋
候選從九品沈敏多幹略公緹城時戒勿入涕泣請從
卒以孝死庭楨由副貢生襲雲騎尉今任湖北江夏縣
知縣賡陞候選巡檢紀庸早卒立坊候選巡檢忠廕候
選主事女一適訓導糜其相孫五人庭楨以咸豐七年
十二月自湖北招魂歸葬公衣冠惠山馬鞍塢之新阡
以理齋祔於昭楊恭人後公數年卒以同治某年月日
祔葬越數年庭楨由江夏謁假旋里建祠來請曰願有
述也福成乃論次公大節與節終之禮之始末俾揭於
墓之原

代李伯相布政使銜直隸按察使

贈太常寺

卿丁公墓表

辛巳

同治九年西洋人之旅居天津者與官民積不相能客主挺爭訛言朋興是時遇缺題奏按察使丁公率淮軍四千人赴天津備非常

天子授公天津河間兵備道公開誠示衆消釋羣疑扶良詰姦遠人賓順屬郡無事旣而居民不戒於火天津舊有救火會其人皆輕俠尙氣卽與西洋人不治者也猶以前嫌相約不救火公聞警趨赴未及呼儀仗蹠一足跪泥塗中向火泣禱救火者聞風踵至烈焰頓熄梁

家園河隄將潰築者披靡公親執畚鍤躍立水中幾滅頂不爲動水勢驟卻衆益奮隄土疾築隄以不壞自是天津士民咸謂公之精誠足以禦水火格蠻貊翕然頌之曰賢父母余適奉

命總督直隸以公居余部下久其樸直果毅之氣可屬大事又能深得民心若此始知其不僅習兵略也凡察吏庇民諸政一埤之鉅細事無不理前後倚如左右手者近十年不意中道淪謝志業未副追溯往事愴然不能爲懷者久之公始習舉子業設舉比爲句讀師窮年佔畢書生耳咸豐三年粵賊踞金陵淮南諸郡相繼陷

公始集里中子弟部勒以兵法累戰有功同治紀元余創募淮軍赴援江蘇公率偏師從余渡江屢選悍賊自是轉戰江浙楚豫山東之境克復郡縣城汛三十餘處擒斬僞王逆酋十數招撫降衆數萬公未嘗不在行間晟舍之戰賊憑河爲險公率所部梟重河拔密椿破其兩壘諸軍相隨奮擊立克之湖州賊由此不振沅陽之戰時值霖雨平地水深數尺捻酋任柱西渡沅河狂竄公首先解衣涉水將士隨進至河干伐木爲梁畢渡乃斷之衆知無退路窮追破賊任柱勢蹙就殲乍浦降衆多桀黠未釋兵恐有變公諭其酋曰汝械來自賊中與

我軍興。盡繳舊易。新示無相歧。衆然之。繳軍器已盡。始告以奉檄遣撤狀。量給塗費。衆愕眙聽命。遂分道歸鄉里。公之勇決善戰。審幾定變多如此。積功擢遇缺題奏按察使。

賞戴花翎。加布政使銜。西林巴圖魯名號。任天津道數年。屬境大水。公手定章程。設饘粥廠。以棲流民。廬竈藩溷。悉有程式。選賢員發賑。鄉村條教。縝密道無殫者。他郡多奉以爲法。以憂去官。紳民籲留者數萬人。服除起權津海關道。會直隸山西河南大旱。公廣勸商民分財濟賑。噓枯濯瘠。鄰疆蒙澤。遷按察使。攝布政使。平獄訟。

甄賢否。廩然以不得其職爲懼。觀公所勉欲樹立者。其
意量殆不可窮。遽以光緒六年五月十九日卒。年五十
五。以七年某月某日卜葬合肥西鄉椿樹岡南之新阡。
公諱壽昌。字樂山。其世系邑里行誼。余已誌之幽堂有
子二人。功浩功勳。公之卒也。余具公戰功治績上於
朝。得

旨宣付史館立傳。

賜卹如例。並於天津建立專祠。公之治行。在天津爲尤
異。天津士民哀之如喪父母。

朝廷援禮經禦災捍患則祀之義。豈特以慰士民之思。

亦俾世之吏於茲土而能燾其民者知所勸也故余復
甄敘大略貽諸其孤俾揭於墓以告後之人

誥授奉直大夫戶部雲南司主事王君墓誌銘

辰

辰

君諱緯字莘鉏無錫王氏其先蓋出自裘氏縣人稱其族曰裘王所以別於王氏也祖諱某父諱以銓皆贈奉直大夫莘鉏以同治二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補戶部雲南司主事加員外郎銜光緒二年爲福建副考官明年丁母顧宜人憂旣歸葬復至京師授徒以自給明年夏四月某日卒年四十八娶吳宜人子三蘊時副貢生蘊亨蘊貞皆幼蘊時等旣奉喪南歸逾年吳宜人卒將以某年月日合葬無錫某鄉某原先期來請

銘余少時出試於有司。莘鉏方以制舉文雄庠序。試輒魁其曹。而卽之溫溫。有不自足之色。余始知莘鉏所蓄非制舉文所得限也。後遭寇亂。分走四方。不通問者數年。同治初元。以秋試遇於京邸。握手相勞苦。莘鉏頗自述顛沛危險饑驅之狀。聞者猶爲心悸。而莘鉏處之夷然。余又知莘鉏飫歷憂患。所造殆益進矣。是時海內多故。余憫夫沈溺聲病小楷之學者。迷不知返。輒舉時務所宜施行者。以語人人。同坐者或引去。或橋舌愕眙。莘鉏獨傾聽歎服。謂非篤於俗學者所及見也。莘鉏旣再試。再掇高第。爲操觚士所祈嚮。聲譽隆然。余以莘鉏才

智穎然邁流輩勸其刻苦以力追古之賢豪莘鉏自謂
舉業有一日長於晞古傳後無當也當讓趣操不合於
時者夫以莘鉏之才與遇而退然不矜審於自處若此
嗚呼其賢於世之倖躐亨衢高自標揭觝鏢古今而言
行不相顧者蓋亦遠矣余累試累擯於有司橐筆遊戎
幕與莘鉏相覲之日少或閱數年始一見見其意氣灑
然不異疇昔顧稍爲塵俗事所困余又惜莘鉏以絕人
之才而泛愛無町畦不能擇人而事其事至自奪其日
力也然莘鉏聞余至則賓就之語未嘗不移日同時朋
侶虛衷好善知我如莘鉏者其可復得邪莘鉏內行孝

友劬躬養親撫教諸弟妹皆成立居官接物坦中樂易
不爲齷齪矯俗之行然能以道自守嘗語其弟綜曰吾
生平無他長惟不競進取差足自信今世俗最重師生
誼吾有師在樞府而未躋華秩有師在戶部而未獲優
差吾死當以是銘吾墓銘曰

古也尚賢爲官擇人何才不伸今也廕仕非暱罔試爲
人擇事皦皦王君默抱孤芬離俗超羣睨彼騰僨浮雲
一瞬胡欣胡愠有階可緣而足不前高風邈焉志亢行
俯氣如春煦不刊其矩十蘊一宣遽奪之年蠶然問天
梁溪之許青原廕廕貽床終古

代李伯相兵部侍郎河南巡撫錢公墓誌銘 乙亥

公諱鼎銘字新之號調甫太倉錢氏曾祖諱文燦祖諱鳳孫皆

贈資政大夫考諱寶琛由翰林洊擢巡撫歷湖南江西湖北三行省焯有聲績妣三皆陳氏

贈夫人公少劬學以道光二十六年舉於鄉教習官學選贛榆縣訓導旋援例簽分戶部主事以憂歸咸豐季年賊覆我大軍於金陵盡陷江以南膏腴地南苞浙水東傅於海曾文正公督師江上旣克安慶將欲東兵以援吳越而賊縱悍黨分道搏戰蔽遮不得前當是時吳

中官吏士民皆棲上海。上海以彈丸地孤懸賊中，勢岌岌且支。乃謀乞援楚軍。前中允馮公桂芬實主其議。謂此行非公莫任。公亦慷慨勃發，遂駕輪艦越僞卡十數，徑詣安慶。謁文正公，力陳東南百姓阽危狀。且言上海中外互市要地，百貨駢集，榷稅所入足餉數萬人。若棄之資賊，則東南無轉機矣。文正猶慮地僻遠，卽有急聲援不相達。公開陳形便，懇摯歔歔，繼以痛哭。文正亦爲泣下。乃許濟師。顧念上游地博，兵益少，適某募軍淮右，將援鎮江。始奏，令移嚮上海。公復與馮公謀，勸吳人集重貲，僦西洋輪艦五，絡繹上迎。潛師疾濟，蓋沿江遵

海深穿賊境一千餘里。自古行軍所未有也。師至上海。賊大舉環攻。死咋不休。某憑

國寵靈。將士用命。二年之間。迭賊兇渠。克名城。與楚師上下夾攻。遂清江表。議者謂公實發其端。公亦自是赫然負時望。駸駸大用矣。方乞師安慶也。江蘇巡撫薛公煥遣將募楚勇萬二千人。將東行矣。文正公以所募皆各營所汰。徒耗軍食。不可用。遣公往截散之。公馳遇之漢口。簡所募九百人以歸。餘衆悉遣散。無譁者。文正大奇之。移師之議遂決。某自上海進規蘇浙郡縣。方事之殷。羽書狎至。徵餉繕兵。百務蝟集。公遇事贊畫。濟變不

驚積功以道員用。粵賊旣平，淮軍四五萬人北勦流寇，常追逐一二千里不能息。公駐清江浦，轉運糧仗，訖寇滅，無告闕餉者。同治七年冬，曾文正公以首揆總督直隸，疏薦公才，請調赴行省，備任使。某亦累疏言公緩急可倚。

天子授公大順廣兵備道。數月，進直隸按察使，尋遷布政使。越二年，遂擢河南巡撫。公官畿輔日淺，值永定河連決，淫潦齧民田，歲大祲。公以藩司綜理荒政，區畫條教，靡隱不周。噓枯濯癘，惠澤下布。莅河南，以全力餉張曜，宋慶兩軍西征回寇，轉戰嘉峪關內外，功爲多。河決

荷澤東明等處山東巡撫丁公寶楨躬臨塞之隄將合而稽料告罄衆以爲危會公已先期運料百垛浮河東下舳艫相銜比至而隄遂合近遠驚歎其通敏知大計多如此公旣感激知遇欲得當以報

朝廷諸所講求未嘗不銳意興革顧未及究其志光緒元年五月暴得疾丁巳卒於開封官舍年五十二天子震悼褒卹有加禮旋得

旨以公政蹟事實宣付史館公配陸氏繼配陳氏皆封夫人子男二溯耆優貢生

賞主事溯時二品蔭生

欽賜舉人女三適翰林院編修陸繼輝嘉定生員廖壽
鏞副貢生汪曾懷孫三人公以是年冬十二月某日歸
葬太倉二十二都露字圩之原其孤具行狀來請銘銘
曰

惟智軋敵惟仁庇民踔險迎師義泣鬼神天河盪穢百
悴一惕騰躡高衢焱興雲逝有韞未宣屢奮益騫方駕
而稅孰司其權婁江之漭弇山之塹鑽石埋幽用諗來
者

代李伯相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君墓誌銘

戊寅

咸豐十年粵賊攻陷金陵大營乘勢東下是時兩江總督駐常州不能守退趨常熟賊遂陷常州進陷蘇州巡撫徐莊愍公有壬死之遺疏劾總督有城不守有兵不戰縱賊至此既而松江太倉嘉興等州郡數十城同時淪陷東南子黎喁喁怨望曰疆吏實爲此禍於是臺諫交章劾總督同治元年逮入都下刑部議罪擬斬立決當是時直隸司郎中武進余君實司審讞有謀緩是獄者以甘言餌君或誑以危語皆不爲動卒如讞草奏奏上

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議皆如刑部讞而謀緩是獄者十餘人獨爲異議以上或并劾君議獄多曲傳重典以深文鍛鍊爲能奉

旨改斬監候秋後處決其後卒未從末減議者以君執法之力爲多刑部諸大臣亦覆奏君在部多所平反無深文鍛鍊實迹然言者終用前事摭他案劾君撤銷記名御史及京察一等越數年以憂歸遂不復出光緒四年秋君之子思詒素服來謁手行實一編稽顙請余誌其墓蓋君已於往年九月二日卒矣按狀君諱光倬字省來號幼冰曾祖諱慶瀛

贈中憲大夫祖諱王錫揀選知縣考諱保純知廣州府
選用道皆

贈資政大夫妣姚氏楊氏皆

贈太夫人君少好學屬文操筆立就性伉爽重然諾平生
自矢不欺人亦不受人欺以道光二十七年進士觀
政刑部補安徽司主事升廣西司員外郎旋升郎中總
辦秋審處累決疑獄每引刑律條分節解無少留滯同
列皆歛手下之精力尤過絕人每夜襆被郎署秉燭治
官書四鼓進

內廷白事請諸大臣畫橐訖復入署諏獄晝夜不息以

爲常嘗夜半屬草語其子曰吾無財產貽汝曹區區之心卽貽汝曹者也戶部虧鈔票事起權貴人因此興大獄株連無辜京師騷然久之權貴人坐罪死君盡心剖決省釋者百餘人歸田後徜徉山水九年以終壽六十二配周恭人先卒子三思詒工部主事思詢思謨女三其二早夭幼適戶部員外郎惲寶楨孫三人思詒等將以十二月二十日葬君武進縣德澤鄉楊巷之原耐於先墓余與君同年舉進士僅一再相見知君未審然君能謦然當官卒躋於時而不悔思詒所述當不誣也茲足以銘矣銘曰

不豐於仕。不慍於職。朋謀所基。官偃名植。皦然一節。可矜式。平生操行。吾未識。青原沈沈。山崩劣。銘幽詔遐。石不泐。

季懷弟云。運筆運意。無處不善。規撫廬陵。殊得佳境。

重建蘇州南禪寺鐘樓記

甲戌

鐘樓之設所以警昏旦虞非常豳堙鬱也蘇郡南禪寺創自有唐中葉明成化間始建鐘樓其旁迭燬迭建見於郡邑志厥地倚城南偏東迫滄浪亭有陂池竹石之勝宋賢蘇子美之所寄迹也西馳不百武爲郡學宮廣袤一二里林木蓊然以深大氏南禪寺左右地皆亢爽虛闢以故往來遊觀者樂睎其境而咸會於滄浪亭庚申之變環亭之高藝復宇悉燬於寇鐘樓亦摧蕩無遺址鴻響弗播罔以振幽宣滯已餘一紀歲癸酉廉使永康應公攝方伯事始議修復滄浪亭鳩工慮材歛還舊

觀每春秋暇日咸得徘徊遐眺匪惟攬山川之勝亦令人想見昔賢之遺風旣知吳縣事高君心夔復承方伯命籌復鐘樓聳踞南禪寺之背望之翼然移故海宏寺鐘置樓上以屬滄浪亭浮屠時其撞擊鏗鏘朝夕由是蘇之士民神懌氣愉而瞻聽益嚴以竦噫滄浪之蹟顯於世將及千年鐘樓建亦數百年其間興廢者屢矣往者粵寇干紀諸所剡夷焚刮沈泯不復睹者何可勝道而滄浪亭獨不終廢茲樓亦附以益永豈適會其時與抑必以其人與蓋萬物興廢繫乎時而時運之推移則待乎人自古神聖不傳之蘊得人則闡宰物庇民理天

下之法。下逮一郡邑之先務。得人則張。經史百子九流六藝之要最。得人則相。燼於不敝。故凡使廢者復興。興者終以不廢。皆人也。方今海內偃兵。

朝政修明。各行省大府。逮郡縣吏。罔不搏精揖志。漸以復承平舊迹。爲治則所云百廢之興。今殆其時矣。獨茲樓也乎哉。

雜記 四首 己卯

余嘗以盛夏過揚州。天旱。艤舟穹隄下。忽見密雲矗南面。耕甿走相告曰。龍見矣。須臾。天四圍如墨。有二龍皆長數丈。垂雲端。天矯蟠紆。乍有乍無。俄大雨驟至。雷風隨之。二龍去。余舟益邇。暴長餘十丈。屈伸良久始杳。龍之前。白雲擁護之。故不見其首。云。明日渡江。復有三龍錯見如前狀。已而遇雨。噫。龍之澤足以潤物。其智足以待時。時未至。則潛伏深淵。其與螭蛇何以異。一旦乘雲氣。薄青冥。神彩驚人。而膏澤被乎寰區。彼固感時而動也。天之澤物有其時。不能不假靈於龍。豈特龍之待時。

與龍之靈時亦待之矣

階前兩蟻穴東西相望天將雨蟻背穴而鬪西蟻數羸
什五東蟻敗乘勢蹙之將傅壘矣東蟻紛奔告急遽出
穴如潮涌濟師可三倍逆諸礎下相齧者相禽者勝相
嗾者敗相救者相持僵斃不動者沓然眩目西蟻伏尸
滿階且戰且卻又有蟻自穴中出嚮東蟻若偶語者蓋
求和也東蟻稍稍引退西蟻亦分道收尸明日視之則
西蟻徙穴益西無敢東首者矣夫蟻智相若力相等兩
陣交鋒數多者勝蟻似能用其衆者然儻忽之間而勝
負異焉則一勝烏足恃哉余以是知天道好還而盛衰

之不常也。

余院中畜兩雞。其一赤羽高足。其一白羽朱冠。每晨起爭食。鼓翼怒目。蹲相嚮者良久。俄聞肅然有聲。方丈之內。風起揚塵。騰蹴奔啄。皆血淋漓。染翮距猶不退。然白羽氣少憊矣。余懼其兩斃也。呼僮執之。分繫於庭之槐。一日。鄰雞啄食其旁。赤羽餘怒未淦。乘間自斷其繫。與鄰雞鬪。疾力負重傷。損一目。創半月不愈。余命并釋白羽。自是赤羽遇敵卽逃。而白羽竟稱雄院中。食必饜所欲。乃已。異哉。赤羽一挫其威。至令弱敵增氣。可爲好鬪者戒也。然使白羽不獲鄰雞之力。則無以雄其儕。吁。蘄

勝敵者可無助乎哉。

窗外有棗林。雛雀習飛其下。貓蔽身林間。突噬雀母。其雛四五噪而逐貓。每進益怒。貓奮攫之。不勝。反奔入室。雀母死。其雛繞室啁啾。飛入室者三。越數日。猶望室而噪也。哀哉。貓一搏而奪四五雛之哺。人雖不及救。未有不惻焉。繫於中者。而貓且眈眈然。惟恐不盡其類焉。鳥。庠何其性之獨忍於人哉。物與物相殘。人且惡之。乃有憑權位。張爪牙。殘民以自肥者何也。

後樂園記 丁亥

甯紹台道署西偏有獨秀山始蓋絜石爲之高二仞周
六丈耳山上下古木蒼鬱皆數百年物前巡道李公可
瓊構雲石山房其側選屬縣高材生月一會殿最其文
藝獎誨尤劬環彥輩出雲石山房之名爲浙士所稱慕
餘六十年不衰余以甲申之夏來巡浙東攷所謂雲石
者初以能出雲物爲異已沈湮無遺蹟山房亦渺不可
識蓋屢圯屢築非其舊矣余稍稍修治雜蒔花木界以
竹籬境漸幽勝每治文書畢來此小愒如釋微纒而翔
雲表神氣爲之灑然山上有螺髻亭亭下有清涼洞穿

洞而南方沼前橫波平意靜大魚聞人足音輒駭然躍起沼中荷蓋千柄淨不可汚殆以至潔成其高質之品者與山之右入碧籬有堂三楹曰攬秀堂稍南右折又入碧籬有室三楹東向曰滴翠軒庭中芭蕉挺立葉大陰濃仰視幾不見天謂之綠天綠天之南有適然亭者用雜樹幹爲之覆以椶皮絕去雕飾偶一徘徊如適山野又如置身太古睹渾樸之風焉循牆而南折而左苞荷沼西南東三面皆修竹嫋嫋秋聲一起巔搖柯動琮琤送響尤清絕移人余瞰南牆外有隙地稍展拓其趾植梅百株謂之梅塢塢東構亭隔池與螺髻亭相對爲

暑日觀荷之所曰送香亭其西積土爲露臺以恣登眺
四迤植桂十餘株謂之小山叢桂再西出隄就叢竹中
曲折開一徑可以北達綠天遊者疑若無路忽又得此
知造物者之理不可窮皆如是矣凡靈卉嘉樹蔬藥之
屬名於譜宜於地者略具春夏之交陽和布暄生氣蓊
勃羣綠盡坼衆芳爭妍嘗以謂天下文章奇麗之境悉
在吾園至若風之寥雲之緜衆鳥之音草木之榮落凡
接於耳呈於目者四時不同晨夕陽雨不同高下嚮背
意象又不同方余治此將成適法蘭西擾海疆羽書狎
至余登露臺四望天童太白諸山遙矗數十里外隱隱

如屏障左顧甬江繞郡奔流而東氣勢雄濶豁襟抱而
滌塵垢頗從容籌禦寇保民之略事既定復就此課士
將賡李公遺韻因取宋賢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旨名
之曰後樂園竊思古之君子無時不憂無時不樂濂溪
周子勸二程子尋孔顏樂處柳子厚謂氣煩則慮亂視
壅則志滯爲政者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曠
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故惟靜能制動雖
金革百萬之衆必有以應之樂也惟簡可御繁雖百務
叢脞諸艱環集必有以理之樂也若夫民物雖康思教
澤之未周則憂外侮雖紓思武備之未精則憂卽余與

諸文士講明道藝勉晞曩哲宜若可樂然恐溺所樂而忘吾闕則又憂或衆見爲樂而有憂者存或衆見爲憂而有樂者存憂樂之節惟聖賢能自慊亦惟靜觀者能默會焉若范公之所謂樂必天下無一夫不被其澤而後可此殆期之終身不能必得者也而其志不容一息懈焉以其可樂之機涵於吾性中也然則求吾自得之趣將奚適而不樂以吾之樂推之一世而不敢遽樂吾之樂奚適而不後哉

峴臺銘

并序

丁亥

余旣葺後樂園而稍拓其南隙地以爲梅塢。剗奧草。剗
糞壤。鳩廢瓦。積成小邱。益命輦土崇之。覆以平石。繚以
橫檻。余每休暇登睎。環郡數十里外。羣峰錯峙。若奔若
蹲。若屏若墉。若龍蛇之蜿蜒。若人行垣外而聳其髻。蓋
園中獨秀。山竹樹蓊蔚。末由縱眺。夫勢處高明而所睹
不宏。有蔽之者也。竊謂閱覽之原因乎地。而擇地之效
視乎人。惟登此則郭外諸山。厯厯可見。因合見山二字。
顏之曰峴臺。臺雖庳隘。不逾尋丈。可以舒煩憂。滌塵氛。
規形勢。察利病。以視夫高臺複榭。僅供登臨之樂者。所

得孰多孰寡智者必能辨焉銘曰

明州之城羣山所宮體勢盤礴而廓其中瞻矚不遐罔
豁予衷斯臺旣闢精神四通天童太白雲氣冥濛樓名
海曙塔有天封咫尺對峙翼然摩空憑虛長嘯地大天
穹經緯百務胸羅眾峰雨暘明晦萬象不同世事盡然
變態奚窮終古不騫以靜爲宗來此寫懷泠泠長風

長白瓜爾佳氏死事三公贊

并序

己卯

道光八年回首張格爾就禽餘黨出沒塞外越二年悉銳犯邊喀什噶爾幫辦大臣莊毅公塔斯哈力戰死之其後二十年粵孽干紀王師致討公之子天津鎮總兵武壯公長瑞涼州鎮總兵勤勇公長壽皆在行間累戰有功咸豐二年追賊入險冒甚雨忍饑疾鬪三日沒于陣三公者旣先後蒙

朝廷加等優卹賜諡賜廕賜祭葬皆如例歲己卯勤勇公之子尙書榮祿仲華以三公列傳見邸竊惟父子兄弟效命疆場豈三公之初志所及哉彼其英氣壯猶固

欲殄巨寇。綏邊圉。以著勳名於勿替也。不幸未遇其時。而忠節萃于一門。豈惟讀是傳者爲之歎惜。抑其世世子孫所當承先志而自奮者也。因爲之贊曰。

聖清御宇。豪彥雲興。豐鎬舊家。篋紱相仍。篤生忠良。應時而升。兩世三賢。節鉞早膺。羣醜跳邊。憺我威棱。桓桓莊毅。揚威西域。電邁風驅。靡堅不克。將星遽殞。邊氛尋熄。有子克家。殫誠報

國。武壯純孝。曾閔之徒。昆季同舟。笑語姁姁。忽入戰場。辟易萬夫。兇渠懾伏。狐鼠睢盱。喋血窮追。不有其軀。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勒勇倜儻。干城之選。秉孝爲忠。撫時

扼腕壘唱箎和其音如貫偉節彌彰爛若雲漢維彼三公雅志夷躋其志未就其韞未宣委祉後昆鳳舉蟬嫣孫曾趾美勿忘勿愆